

簡

爰

(上)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着。

「她在什麼鬼地方！」他接着說。「利沙，喬治！（向他的姊妹們叫。）簡兒不在這裏，告訴媽媽她跑到雨地裏去了——壞畜生！」

「我立下窗幔倒不壞，」我想，我很願他找不到我隱藏的地方：約翰·里德自己也不會找出來的，因為他的目光和感覺都不敏捷；但是以利沙從門那裏一伸出頭來即刻就說：

「她準是坐在窗臺上哩，傑克。」

我即刻就出來了，因為想到被這位傑克拖出來使我發抖。

「你要作什麼？」我帶着笨拙的疑慮說。

「說」你要作什麼，里德少爺？」」是他的回話。「我要你到這裏來；」於是他自己坐在一張扶手椅裏，用手勢表示要我走近他，站在他面前。

約翰·里德是一個十四歲的學童；比我大四歲，因為我那時候才十歲；就他的年歲說，他是又壯又大的；棕色不健全的皮膚；大臉笨像；粗大的四肢。他在桌上總是吃得很飽，這使他容易生氣，而且使他眼睛朦朧眯睡，面頰鬆懈。他現在應當到學校去了；但是他媽媽要他在家裏住一兩個月，「爲了他健康不佳的緣故。」教師米爾先生說，要是從家裏少給他送些點心和甜食，他一定會很好的；但是母親的心是不顧這

樣嚴厲意見的，倒寧願懷着更斯文的思想，以爲約翰的憔悴是爲了用心過度，或者爲了想家。

約翰對他母親和妹妹沒有什麼愛，對我却懷着仇恨。他恫嚇我，處罰我；並不是一星期兩三回，也不是一天一兩次，却是不斷的這樣，我的每一神經都害怕他，而且骨上的每塊肉在他走近時都就長縮起來了。有時候我給他所引起來的恐怖鬧胡塗了，因爲我對於他的威嚇或辱罵都無法申訴；僕人們不會幫助我對付他，來冒犯他們的少主人，里德太太對於這種事情也是裝聾作啞；雖然有時就當她的面，她也絕看不到他打我，聽不到他罵我，——不過背着她的面却是更常有的事就是了。

憤於服從約翰，我就走到他的椅子跟前去了；他費了三分鐘向我伸出他的舌頭，伸到不傷舌根爲度；我知道他就要動手打了，在害怕着這打的時候，我對於這就要動打的人的醜惡討厭的面貌，默默沉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臉上看出這種意思來了；因爲突然間他不由分說用力打起來了。我搖動了，爲要得到平衡，就從他的椅子退後一兩步。

「這是爲了你剛纔回答媽媽的無禮，」他說，「爲了你偷偷跑到窗幔後面，並且爲了兩分鐘前你的眼睛裏的那神氣，你這個耗子！」

對約翰·里德的罵已經弄慣了，我從來沒有要回答的意思；我所擔心的是：怎樣

忍受侮辱之後所準要來到的打。

「你在窗幔後面做什麼事？」他問。

「我在唸書。」

「把書給我看。」

我回到窗前，把書從那裏拿來。

「你沒有權利拿我們的書；媽媽說你是一個靠人養活的人；你沒有錢；你爸爸也沒給你留下錢來；你應當討飯；不應當和我們一般紳士的孩子住在這裏，吃我們所吃的同樣的飯，而且化媽媽的錢穿衣服。翻我的書架，我是要教訓教訓你的；因為這些書架是我的；全屋都屬於我，或者不幾年工夫就屬於我了。到門跟前去站着，離開鏡子和窗戶。」

我照樣作了，一上來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但是我看見他拿起書來，托一托它，站起來要扔的時候，我本能的驚叫一聲就向旁邊跳；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書本扔來，打到我，於是我跌倒了，頭碰到門，碰破了。破處流血，疼得厲害；我的恐怖過了最高點，其他的感情接着來了。

「殘酷的壞孩子！」我說。「你像一個殺人的凶手——你像一個驅使奴隸的人——你像羅馬的皇帝！」

我讀過高斯密斯 (Goldsmith) 底羅馬史，對於尼羅 (Nero)，加力古拉 (Caligula) 等已經有了自己的意見了。我已經默默的做了比較了，不過我絕沒有想過這樣高聲宣布出來。

『什麼！什麼！』他叫。『你向我說這話嗎？你們聽到她了嗎，以利沙和喬治安那？我不告訴媽媽？不過先——』

他急躁的向我跑來；我覺到他抓住我的頭髮和肩膀；他和一個不顧生死的人格鬥。實在，我在他身上看出一個暴君，一個殺人的凶手。我覺到有一兩滴血從我的頭滴下我的頸子，並且感到頗劇烈的苦痛：這些感覺一時勝過了恐懼，我就瘋狂的和他交手。我不大很知道怎樣運用了我的手，但是他叫我「耗子！耗子！」而且大聲怒叫。助手是靠近他的：以利沙和喬治安那跑去找里德太太去了，她在樓上；現時她到了鬧事的地方了，柏西和使女阿波忒跟隨着。我們被分開了；我聽到了這樣話：

『噯呀！噯呀！竟敢撲上約翰少爺的身，這是多麼潑皮！』

『有人看過這樣暴躁性子嗎？』

於是里德太太補充說：

『把她弄到紅房裏，鎖在那兒。』四隻手即刻放在我身上，就把我弄到樓上去了。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着：這在我是一件未曾有過的事，而且這種情形使柏西和阿波忒女士對我所素懷的惡感更加強得多了。事實是，我已經有點不能制止我自己了；或者倒不如像法國人所說，有點出乎我自己的常態了；我明白，一會工夫的反抗，已經就使我難免要受奇怪的懲罰了，於是像其他反叛的奴隸一樣，在絕望中覺得決心要堅持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阿波忒女士；她像一隻瘋貓一樣。』

『羞呵！羞呵！』太太的使女叫道。『打一個青年紳士，打你的恩人的兒子，你的少主人，簡·愛小姐，這是多麼可驚的舉動！』

『主人！他怎麼是我的主人？我是一個用人嗎？』

『不是；你還不如一個用人呢，因為養活你，你却什麼事也不做。坐下罷，想想你自己的壞處。』

這時候她們已經把我弄進里德太太指定的屋子，而且把我捺到一個凳子上去了：我滿心要像彈簧一般從凳子上起來；她們兩雙手即刻把我按住了。

『你要不安安穩穩的坐着，就非把你拴起來不可，』柏西說。『阿波忒，把你的

吊襪帶借給我；我的吊襪帶她一會就會扯斷了。」

阿波忒轉身從一隻肥壯的腿上解那需用的帶子。這種綑綁的準備，和這裏面所包含的公然侮辱，將我的激昂減除了一些。

「不要解帶子了，」我叫道，「我情願不動。」

作爲一種保證，我用手使我自己緊貼着座位。

「留神不要動，」柏西說。她拿準我屈服了的時候，她就放開我了；於是她和阿波忒女士抱着胳膊站着，凶惡而且懷疑的看着我的臉，彷彿並不相信我沒有瘋。

「她以前沒有這樣過，」最後柏西轉身向太太的使女說。

「但是她心裏總常是這樣的，」是她的回答。「我時常把我對這孩子的意見告訴女主人，她和我同意的。她是一個鬼鬼祟祟的小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大歲數的孩子像她這般詭祕。」

柏西沒有回答；但是不久她向我說道：

「你應當明白，小姐，你是受里德太太恩惠的：她養活你；她要把你趕出去，你就不得不進窮人收容所了。」

對於這些話我無話可說：這些話頭我聽起來已經不新鮮了——我最初的生活回憶裏就包括着同類的暗示。這種對我靠人生活的責難，在我耳朵中已經變成渺茫的老調

了：很苦痛難堪，但却半明不白。阿波忒女士加入了：

『你不應當因為女主人善心把你和里德小姐們同少主人一塊兒教養起來，就以爲你和他們是平等的了。他們將來可以有許多錢，你却是沒有的：你的地位是要卑微，要使自己合他們意。』

『我們告訴你的話都是爲了你好，』柏西用並不嚴厲的聲音加上說，『你要想法中用，得人歡喜，或者你還可以拿這裏作一個家；你要是發脾氣又沒有禮貌，我準信女主人要把你趕走。』

『而且，』阿波忒女士說，『上帝也要處罰她的。他也許使她正在發脾氣的時候死了，那她死後到哪裏去呢？來罷，柏西，我們離開她罷：我並不要得到她的歡心。你自己在這裏的時候，你要祈禱，簡·愛小姐；因爲你要不悔過，也許他會讓什麼東西從烟突裏下來，把你抓走。』

她們走了，關住門，隨手把門鎖起來。

紅房是一間方屋子，很少有人睡過；實在，我可以說從來是沒有人睡過的，除了革特謝德府偶然來了客人，不得不利用裏面的陳設；然而在這宅第裏，這紅房却也是一間最大最堂皇的屋。桃花心木大柱支持着的一張床，掛着深紅錦緞的帳幔，像天篷一樣站在屋中央；兩個大窗子，窗簾是常常放下來的，給同樣幃幔的下垂部和花飾一

半遮蔽起來了；地氈是紅色的；床腳跟前的桌子鋪着一方深紅的桌布；牆壁是淡淡的黃褐色，裏面夾着一些兒微紅；衣櫥，梳妝臺和椅子，都是又黑又光的老桃花心木作的。從這周圍的深影中，鋪着馬賽出產的雪白罩單的床上，枕褥高高堆起，而且閃着白色。同樣招眼的是一張龐大的帶墊的安樂椅，靠近床頭，也是白色，前面有一個腳凳；我想它像是一個黯然無光的寶座。

這個屋子是寒冷的，因為裏面不大生火；是靜寂的，因為離育嬰房和廚房很遠；是嚴肅的，因為人人都知道沒有許多人進來。只有使女每星期六來到這裏，把積了一星期的安靜的灰塵，從鏡子和傢具上擦去；里德太太自己每隔許多時才到這屋裏來一次，看看衣櫥裏一個祕密抽屜中所裝的東西，如各種羊皮紙的契約，她的珠寶匣，和她的亡夫的小像；這紅房子的祕密，使得它雖然堂皇却是這樣孤寂的魔力，就在她的亡夫身上了。

里德先生死去已經九年了；他是在這屋裏斷了氣的；他一切如儀的躺在這裏；扛房來人把棺材從這裏抬走；從那以後，一種憂傷的神聖感，就使得人不常到這屋裏來了。

柏西和殘忍的阿波忒女士讓我固定坐在那裏的座位，是一張靠近大理石爐架的矮櫈凳。床在我前面；右手有一個高的黑衣櫥，有淡弱的反光改變它玻璃格上的光澤；

左手是遮蔽着的窗子；窗間有一面大鏡子，反映出床和屋子的茫然的莊嚴來。我拿不十分準她們是不是把門鎖了；我敢動的時候，就站起來去看一看。嚶呀！鎖了：沒有監獄比這更穩固了。回來時，我必須打鏡子前面過；失神的一盼不由己的向鏡子所顯示的深處探求。在這個幻象的凹面之中，比在現實裏，一切看來都更為冷酷黑暗了：從鏡子裏面看着我的奇怪的小人形，在黑暗中顯露着白色的臉和胳膊，害怕的閃着光的眼眸在一切靜止的地方轉動着，有真鬼的意味；我想這形象類似一個半仙半怪的小鬼，柏西晚間說的故事中，說它從濕地中長滿鳳尾草的幽谷裏出來，在遲暮的行路人眼前現形。我回到我的凳子上。

那時候我是有迷信的；但這時還不是迷信完全得勝的時候；我的血還熱着；造反的奴隸的心情，還正用它的刻毒的力量鼓舞我；在我退縮到悽傷的現在之前，我不得不制止一種回顧的急流。

所有約翰·里德凶狠的專橫，所有他姊妹們的驕傲的淡漠，所有他母親的憎惡，所有用人們的偏心，都在我紛亂的心裏像濁泉的沉澱物一樣翻湧上來了。爲什麼我常常受苦，常常被人厲色相待，常常挨罵，常常被咒呢？爲什麼我從不能得人歡心呢？爲什麼盡力討人歡喜總是無用呢？以利沙既頑橫又自私，她却受人敬重。喬治安那有被寵壞了的脾氣，有非常惡辣的毒意，有吹毛求疵的傲慢態度，却受全體的寬容。她

的美，她的微紅的面頰和金色的髮髮，似乎使所有看她的人都歡喜，而且一切缺陷人家都不計較了。約翰是沒有人阻攔的，更沒有人懲罰了，雖然他扭鴿頸，殺死小孔雀，逗着狗咬羊，摘去暖房裏葡萄樹上所結的果實，並折斷花房裏最好樹木的嫩芽；他還叫他母親「老女孩」哩；有時嘲罵她的和自己相同的黑皮膚；唐突的不顧她的志願；撕毀和弄髒她的綢衣，並非是不常有的事；然而他還是「她自己的愛子」呵。我不敢犯什麼錯；我努力盡一切的責任；然而從早到午，從午到晚，人總說我頑皮，厭煩人，陰險，鬼祟。

因為所挨的打和跌，我的頭仍然流血發痛：沒有人責備約翰擅自打我；然而爲了我向他還手，來避免更進一步的不合理的暴行，我就大受一般人的責罵。

「不公平道！——不公平道！」我的理智說，它被惱人的刺激迫得雖然暫時的，却是早熟的有力起來：決心也同樣被激動了，煽惑着奇怪的方略來逃脫這種難堪的壓迫——例如逃跑啦，若是這不能實行，就決不再吃喝，讓自己死去。

在那悽慘的下午，我的靈魂是何等驚惶失措呵！我的整個頭腦是何等紛擾不安，我的全心是怎樣叛變呵！然而心理的鬥爭是在何等的黑暗，何等頑鈍的無知中戰鬥呵！我不能夠回答這個不斷的內心的問題——爲什麼我這樣吃苦，現在，隔了——我不願說好多年，我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了。

我是和革特謝德府上不和諧的；我和那裏誰也不相像；我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她的僕從，全沒有合調的地方。假如他們不愛我，實際上我也同樣不愛他們。我是一個異樣的人，在脾氣上，能力上，心向上，都和他們相反；我是一個無用的人，不能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不能增加他們的快樂；我是一個有害的人，心裏憤恨他們的對待，看不起他們的評判；對於這樣一個不能和他們任何人表同情的人，他們並沒有要懷着愛來看待的義務。我知道，假如我是一個誠摯的，聰明的，無心的，苛求的，美麗的，頑皮的孩子——雖然還同樣依賴人而且沒有朋友——里德太太見到我也會快意些；她的孩子們對我也會懷更多的同伴的真情；僕人們也會少愛拿我做育嬰室裏的代罪人。

陽光開始拋棄紅房；天已經四點過了，昏朦的下午漸漸變成悽暗的黃昏了。我聽到雨仍然不斷打着樓梯的窗子，風在宅後的樹林裏狂號；我漸漸變冷得像石頭一樣，於是我的勇氣下去了。我一向的懷疑自己，孤苦的悵鬱，和卑屈的心情，沉壓在我的憤怒餘燼上了。所有人都說我壞，或許我就是壞罷；剛才我懷的是什麼念頭，要把自己餓死呢？這確乎是一種罪過；我配死嗎？革特謝德教堂聖壇下的地穴是一個引人的目的地嗎？我聽說里德先生是埋在這樣地穴裏面的；這種思想引我想起他來，我越想越恐懼。我記不得他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我舅舅，知道他在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嬰兒

時，把我弄到他家裏來；而且知道在他要死的時候，他使里德太太允諾，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把我養育起來。里德太太或者認為她遵守她的諾言了；就她天性所許可的範圍講，我敢說，她也算遵守了；但是在她丈夫死後，無論憑了什麼和她都沒有關係，一個不屬於她的家族的闖入者，她怎麼能夠真正喜歡呢？覺得自己被一種強求的諾言束縛着，替一個自己不能愛的陌生的孩子作母親，看見一個氣味不投的人永遠闖進她自己的家庭團體，她一定是頂厭煩的。

我心裏突然起了一種奇怪的念頭。我不懷疑——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假使里德先生活着，他會仁慈的待我；我坐着看望那白床和隱蔽的牆壁——偶然也向那微微閃光的鏡子失神的看上一眼——這時候，我開始想起以前所聽到的關於死人的話了：他們最後的志願不被人違行的時候，他們就在墳墓裏也不安，要重行來到大地上懲罰那發假誓的人，替被壓迫的人復仇；於是我想，里德先生的靈魂，被他姊妹的孩子所受的虐待所擾，許會離開他的住處——無論是在教堂的地穴裏，還是在死人的不可知的世界中——在這屋裏在我面前站起來罷。我擦了我的眼淚，停了我的啜泣，惟恐厲害的悲傷表示，會喚醒一種超自然的聲音來安慰我，或者從幽暗中顯出有榮光的臉面，帶着奇異的憐憫俯就我。這種觀念，在理論上是安慰人的，我覺得假若實現，倒是可怕的；我用盡全力來消滅它——我努力鎮靜。把頭髮從眼睛上搖擺開，我抬起頭，